# 柳州沦陷期间见闻

肖焜口述　　彭德整理

当年本人绕广东小道贩运西药到桂林、柳州转卖，因此认识尹鸿钧、郭仁晞名医师。柳州沦陷当天早晨，我正在打摆子（疟疾发作），等到间歇之时——大约上午九点多钟，浮桥已断，无法渡河，走投无路，无奈逗留柳州，目睹沦陷期间柳州的灾难。

日寇驻柳州最高指挥官叫福兴大佐，住东大路琴园。他牛高马大，经常巡行街市，着东洋军服，挂指挥刀，穿皮统靴，戴眼镜，阔步先行。侍卫十余人跟随在后，宛如棘人送丧。

柳西镇维持会长庞忠，滑头滑舌，很会欺骗民众。柳东镇维持会有个副会长黄〇，经常深夜带领日寇四出拉伕抓人，为虎作伥，民众痛恨入骨。

商业交易方式以物换物为主。汪精卫发行的储备银行伪钞，价值很低。商品来源：一是国民党军匆忙撤出，日寇尚未侵入柳州时，城区顿成真空状态，留在市内的亡命之徒及

（紧接上页）遇害的。当日寇将入东泉时，全镇人都跑了。余老先生全家亦跟着跑了。他突然想起还有些东西忘记拿走，转身回去，恰与进镇日寇相遇，被拉着，强迫他挑担。因不能胜任，在离东泉不远的路上被日寇用枪尾刺刀刺死的。

胜利后，余老先生的遗孀及女儿等，回到柳州外家叙述他们逃难经历及余老先生惨遭杀害的经过，大家悲愤不已。

少数居民，四出掳掠未及疏散的公私物资，搬回家中或盘据大屋囤积，好的刮完之后，又搜集其次的；二是柳州沦陷后，日本军方同汉奸头目串通，出具通行证往外地抢运劫来的物资，武装护送到柳州出卖，中饱私囊；三是近郊农民将收获的农副产品带到柳州，交换煤油、火柴、药品、衣料……等生活必需品。他们进入柳州是相当冒险的，路上有汉奸、土匪打劫，进入市集又会无端被诬，指控为游击队间谍，严刑逼供。只有疏通了关节的商贩才敢进行。

日本鬼子经常破门入室拉伕，见人就抓。开门稍迟，不由分说，先刮耳光。抓到的壮丁临时集中街头巷尾，派个武装看守，其余鬼子又去各家各户继续搜索抓人、有一次我被抓到兴仁东路街口，由一名日本鬼看守着。被抓来的在场的壮丁有十几个人，眼见我众敌寡，时机有利，大家会意之后，一齐动手把看守我们的鬼子冲击倒地，立即四散逃开。鬼子爬起来叽叽呱呱吆喝，毫无目标地乱放枪。因为晚上全城无电灯，又没干电池，鬼子连个手电筒也没有，可见日军物资非常缺乏。我飞奔窜进洛埠巷，转弯抹角三步两下就跑到河边埋伏起来。我前后被拉伕四次，都侥幸逃脱。被拉去的人，凶多吉少。当时铁路、公路完全破坏。陆运不通，依靠人力解决。从柳州运送日用物品去贵州，又从贵州肩挑军用物品来柳州。挑夫如果力竭走不动，或者落后掉队的，日本鬼就用刺刀来捅，血淋淋的踢倒在地，再踏上几脚，杀鸡吓猴。剩下的东西均匀给同伴分担。为了逃避拉伕，居民寝食难安，常常从河北混过河南，河南偷渡河北，疲于奔命，希能免死。至于水运到柳的东西，船只泊岸，也是拉伕卸货上

# 汉奸石补天在柳罪行录

韦秉廉

１９４４年8月，日寇攻陷衡阳，沿湘桂铁路指向广西，桂林失守于11月10日，柳州不战，先一天沦陷。日寇铁蹄进占柳州后，到处奸淫掳掠，无所不作，老百姓无不怨声载道，有苦难言。

柳州沦陷后约十余日，日寇便在河南岸驾鹤山上西面的半山酒店处，成立了“柳州地方维持会”，当时用思贤乡黄岭村的刘植森出来做维持会长，以板桥村的刘炳荣做维持会的秘书。维持会下设民政 、财务等科室 ，至于军事武装力量及权力，均属日军宪兵队及敌特务机关所掌握。出面的日特，多数是本地汉奸充当，因为日寇素无人性，老百姓纷纷向四乡躲逃，不敢归家，所以沦陷区内人烟稀少，城中亦无

---

（紧接上页） 岸，挑运进仓堆垛，累得要命。盟军飞机经常来炸柳州，那时赵家井一带房屋被炸得一塌糊涂，起火焚烧。那时我依靠尹鸿钧医师照顾，治好了虐疾，买些粮食来熬酒零卖，终因本少利薄，度日如年。历尽艰辛，幸喜光复，阿弥陀佛！只为日寇撤退时放火烧毁许多房屋，这时只见街市摆卖掳来的家具木器，逃难回归的人们家成焦土，争相抢购床板、凳桌，栖息于颓垣断壁之间。满目疮痍，痛感人间浩劫！